

◇沈虹光

三下罗田寻找余三胜

(一)

三下罗田为的是寻找余三胜。

余三胜是谁？说起来有点远。他是清代中期著名的京剧老生，进宫给皇上唱过戏的人。他的孙子近一点，知道的人也多，那就是“余派”的开宗之师余叔岩。

为什么要寻找他呢？说来话长。

讲述当年的寻找，方光诚先生起身，从书架上抽出1983年版的《中国大百科全书》，翻到“余三胜”条目那一页指给我看。在“湖北罗田人”后面，紧跟着一个括弧，里面的文字是：“一说安徽怀宁人”。方先生左手托着书，右手食指指着书页，说：“这是大百科全书啊！连百科全书都不确定，你说要不要搞清楚？”

波多野乾一，研究中国京剧的日本学者，著有《中国剧及其名优》《京剧二百年之历史》。在《余三胜——谭鑫培之先驱者》一文中，这位日本学者引称：“余为安徽人，其父行商也，土著于北京，遂生三胜”。他揣度这资料“应有相当之根据”，因为它来自一位“深知剧界派别”的“北京有数之评论家”，“余为安徽人”的说法出自这位评论家的一部重要的著作《伶史》。

投入《中国戏曲志·湖北卷》编纂的王俊和方光诚，已经查阅了不少相关资料，知道“余为

安徽人”的说法影响不小，没去罗田之前他们先到外埠，第一站就是安徽。

面对湖北的访客，安徽人不说什么，意味深长地浅笑着，拿出《皖伶谱》让两位湖北人自己翻阅。白纸黑字，安徽早期的艺人名录中，余三胜赫然在册。

那一年，王俊已近耳顺，在小青年眼中已是老太太。方光诚也逾不惑。安徽之行却让他们像年轻人似的冲动起来。书生本色，强学求真，既然编志修史，就要弄明白史实的真相，诚实地不偏不倚地描绘历史的轮廓。他们下决心要找到证据！

证据在哪儿？有“一说安徽怀宁”，更多的“说”指向“湖北罗田”。

日本东京大学馆藏一石印本伶人专集《余叔岩》，由夏至秦，以余为氏始，一代代地数下来，到宋嘉熙年间徙于罗田，又传至二十五世就是余叔岩的祖父，“同光须生泰斗”余三胜了。专集刊印于1917年，距余三胜很近，余叔岩也健在，应该有可信度。只是专集作者的材料来自哪里呢？是余叔岩的口述吗？专集没有记载。

湖北倒是认这个唱戏的乡亲，余叔岩第一次去上海唱戏前，曾听师傅谭鑫培说上海人不懂“听戏”，意思是只听嗓子，不讲韵味，便有点担心，因为他的嗓子也有难言之隐。故从北平

出来,没有直接去上海,而是先南下汉口,唱了几天后由湖北同乡会派大佬护送去的上海。湖北遇到大水灾,余叔岩献艺两日筹款逾万,也是桑梓情谊。此类材料坊间很多,可是口说无凭,必须找到直接材料,找到“铁证”。否则,您休想抹掉《中国大百科全书》上“一说安徽怀宁人”那几个小号字。

余氏谱牒应该是“铁证”了,石印本的《余叔岩》就引用了余氏谱牒。可谱牒在哪里呢?不知道,得去寻找。上哪儿寻找?只有去罗田。

冲动归冲动,工作还是要理智地推进。《戏曲志》需要调研的材料很多,两位先生去罗田还有一个任务,调查鄂东一带包括麻城、浠水、英山的地方戏曲,当然也包括罗田。那里流行

的东腔、喉腔,跟麻城的东路子花鼓是不是一个源流?相似相异的小曲小调很多,都是两位先生要调查采录的。

只是寻找余三胜的难度更大,大别山南麓,高山丘陵,河流交错,2144平方公里,从何下手?毫无线索。

王俊对大别山倒不算陌生,上世纪40年代参加新四军五师就在大别山辗转活动。谁也不会预测全国解放后她会来调查,她也不能未卜先知。只是天生文化人,有心,行军打仗的间隙,不经意间就触及到了当地的民间艺术,汉剧、楚剧、花鼓戏,还有罗田和麻城老百姓喜欢的“东路子花鼓”“东腔”,她都能说个一二。如果余三胜真是罗田人,以他的天赋灵气,这些民间小调定是无师自通的。

只是故人无声,莽莽山林,这位将近200年前的人隐匿在哪儿?

谈到这里,方光诚先生难掩激动:“我们下了决心,一定要找,找不到也要找!”

“找不到也要找”,这话有些不通,不讲理的样子。方先生说这话,是表示他与王俊老师的决心。他是搞戏曲音乐声腔的,文史部分多听从王俊老师。默契的合作让他感到非常愉快。他敬佩王俊的锲而不舍,王俊老师说要调查,就一定要查!

为什么一定要查?余三胜就这么重要吗?

两位先生不是做生意的,也不是地方官员,没有政绩考核的指标压身,更没有“打名人牌”招商引资的经济目的。他们是“20后”“30后”的老书生,受过传统教育,做学问不虚妄,不大而化之,懂得一些支微末节的深意。绵绵长河不断,所有的人和事都会有前因后果,还有旁枝斜蔓。“宗谭而自成一派”的余叔岩在戏曲史上创造了一道精美绝伦的风景,他来自哪里?得到了哪些滋养?哪些源流汨汨地进入了他的血脉?如果能够绘画,也应该给他一个清晰的描绘吧?

余叔岩的父亲余紫云,工青衣,石印本《余叔岩》称他为“青衣中巨擘”,清人的名画《同光十三绝》中有他的造像。余紫云的父亲,就是王



余三胜(1802~1866年)

俊、方光诚要寻找的余三胜。余叔岩的“童伶”时期,是以“小小余三胜”的艺名享誉剧坛,一唱而红的。他的爷爷,这个“大大的”余三胜来自何方呢?

罗田人热情地接待了王、方两位先生。问到余三胜,罗田人却面面相觑。将近200年前的一个唱戏的,有人依稀听说,更多人茫然不知。农业小县,春种秋收,结束“浩劫”不几年,要吃饭要穿衣,要还历史的旧账,还要谋划新的发展,一些地方都分田到户了,大公社小集体还要不要?头绪纷杂,一个唱戏的古人跟现实生计有什么关系呢?县里的干部们都要往乡下跑,每天都会遭遇扯皮拉筋的麻烦,突然被问到唱戏的余三胜,他脑筋不能急转弯,频道也调不过来。

但罗田人聪明,明白过来了就知道分量。稍一商议,回两位先生道,罗田确有余氏,多分布在县北。大山区,有时走半天都碰不到一个人。没有本地人带领还可能迷路。两位先生请先回,容我们做好准备,找一个熟悉情况的人陪同,届时电邀,再来。

王俊与方光诚大喜。第一次下罗田,这是没有收获的收获。

两位先生转身扎入其他材料。除了余三胜,崇阳还有米应先,江夏还有谭鑫培,京剧之外,还有以古老的汉剧为首的二十多个地方剧种,这个腔,那个调,像纵横交错的河流,从哪儿来的?到哪里去?跟哪个融合了?分支有多少?溯源辨踪,需要寻找的太多了。忙了一段,电话来了。

罗田人讲信用,电话里说,来吧,带路的人找好了!

带路人是谁呢?罗田凤山人蒋敷德。

王俊与方光诚又乘公共汽车一路颠簸到了罗田,与蒋敷德见了面。

(二)

二下罗田,志在必得。王俊、方光诚的信心来自蒋先生。

这是一位“罗田通”。小个子,不修边幅,爱开玩笑,一肚子地方掌故。

蒋先生知不知道余三胜呢?方光诚记忆已经模糊,只记得罗田的同志都很热情。听省里同志说起余三胜,说到“老生三杰”,把汉调入京城,京剧发展史上有巨大贡献,还养育了一代宗师余叔岩,等等,罗田人都感到荣耀。

第二天,“罗田通”蒋敷德就带着王俊和方光诚出发了。

请出蒋敷德为王俊和方光诚带路,说明罗田人对寻找余三胜的重视。

蒋敷德,出身罗田大户,据称往日县城半条街都是蒋家的。蒋先生做过《民国日报》记者,文化高,见识广,擅长艺文,解放初曾任文工团团长,继任文化馆馆长。上世纪80年代初,黄冈地区整理修复“文革”破坏的文史,出版《黄州简史》应急。各县史家分头执笔,罗田部分的主笔就是蒋先生。后又编纂罗田《地名志》。《罗田文史资料辑》中几乎每期都有他的文章,历史钩沉,风物掌故,遗址考析,一个地名一块残碑,就能洋洋洒洒地写出一大篇文章。虚构色彩很浓的民间传说、野史故事经他描绘也有声有色,情境、人物、对话,栩栩如生,就像他在现场一样。作为著名的民主人士,他担任了文教局副局长,离休后专修文史,发起过“凤山诗社”,坊间戏称“罗田三个半知识分子”,他算一个。

寻找余三胜,还有比他更合适的人吗?

蒋先生一上阵就划定了余姓的分布范围。根据第一次下罗田得到的提示,也是蒋敷德先生的分析判断,二下罗田缩小了包围圈,将寻找集中到了县北。

罗田地势北高南低,县南为丘陵,河流交错分布,县北为海拔1000多米连绵起伏的高山,顶端是大别山主峰天堂寨,海拔1700多米,雄踞境内,扼吴楚,分江淮,自古为中原战略要地。

大约是山太高了,云雾缭绕,终年不散,天堂山也叫多云山。这些山蒋先生可没少攀爬,他在山中踏访北宋名刹广化寺的斑斑遗迹,采

集元末起义农民徐寿辉的造反传说,一些调查考析文章都源自这里。乡情地理谙熟到如此程度,寻找余三胜还有什么疑难呢?

然而寻找还是辛苦。

首先是体力的苦,前面说过,王、方二位先生都不是年轻人了,一路进山全靠两条腿,也不知道需要几天,洗漱用具、换洗衣物都得随身携带。还有录音机,那时代的录音机也不袖珍,砖头似的又大又沉,防备农村没电还要带电池,电池也是大号的,十几节就是一大堆。方先生比王先生年轻一点,又是男同志,责无旁贷当力夫。无奈远路无轻担,方先生也累了。坐在路边石头上歇一歇,山风吹来,开始好畅快,过一会,被汗水潮湿了的后背就感到浸凉。

蒋先生是本地人,稍微好一点,但好得有限。也是笔墨书生,不擅体力,何况年逾花甲,也是离休老人了。

好在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都吃过苦,有历练,身体不强,意志还是不弱的。寻找余三胜,是他们愿意做的事情,能够以苦为乐。

蜿蜒入山,边走边问。果然山大人稀,一天半天也不过走得一两个村子。大村几十户,小村才几户,都叫余家湾。人家也不会坐在家中等您来询问,去了还要找人。山里人的时间和空间概念很随意,说“一会儿”,可能是半天;说“里把路”,可能是一架山。喊人的人可能泥牛入海一去无回。有的可能返回来,但两手空空。即使带回一人,也未必能解惑答疑。答非所问,东扯西拉,错进错出的事情经常发生。

蒋先生也挠头了。他不是怕自己麻烦,往日进山访古,独往独来,找不到回去,歇好了下次再来,潇潇洒洒。这次却带着省里两位专家,有责任有压力,路跑多了、迟迟找不到人他都不过意。这天他发话了,他说这事太不好搞了。这样,你们先回去,我再给你们找个人,找好了通知你们。

二下罗田就这样结束了。

王、方二人回到武昌。

张之洞路与首义路相交的路口,有些嘈



余紫云(1855~1910年)

乱,临街有一幢形貌单薄毫无美感的砖楼,上世纪50年代末一直到“文革”结束,这里都叫“省戏曲工作室”。现在,还是那幢楼,粉刷干净了,牌子换成了“省艺术研究所”。80年代初,由中央文化部领导的《中国戏曲志·湖北卷》的编纂工作,就在这里无声地、有条不紊地启动。3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打开那厚重的大书,谁看谁感佩。被采访的、提供资料的对象大多数已故世,许多口述是绝版。即使有活着的,工程再启动,如今的学人,还有那一代人不计名利的兢兢业业吗?王俊、方光诚就是这项工程的主将和骨干。二下罗田都没有结果,他们不急,但也不放松,寻找余三胜是这个大项目中的子

项目,是或否都要找到证据,不查个水落石出他们是不会罢休的。

如此第三次去罗田。

蒋先生讲信誉,承诺要找的人找来了。

令人意外的是,这不是一个文化人,而是一位老民工,名字很灵秀,叫肖波清。

为什么请一位民工呢?蒋先生是动了脑筋的。肖师傅是农民,却不务农,常年参加县里的水利工程建设,水库堤坝修到哪儿,就跑到哪儿,打个堰塘他也去。打交道的人多,信息来源也广,只言片语道听途说,问什么都知道。

方先生说,这个老民工非常关键。

关键人物却也不是一马平川探囊取物,也要边走边问。但老民工心里有数,路径清晰,就是到了三岔口也不彷徨,七问八问,就把余三胜的故乡问了出来。老百姓知道,手一指:七娘山。

传说玉皇大帝的七个女儿下凡洗澡,耽误了返回天宫的时辰,只得在人间落籍。大女在

某山,二女在某山,三女四女一人一处。顾名思义,七娘山就是七女落籍的地方。

七娘山有余三胜的传说,说他进宫唱《四郎探母》,嘉庆皇帝看得高兴,口封“戏状元”,喜报还送回了罗田。当地百姓认为七娘山风水好,徐寿辉红巾军起义失败,天子没做成,应验到余三胜身上,做成了“戏状元”。乡里流传“假天子,真戏子”,“天子非天子,七娘是戏娘”的民谚。

方、王二位高兴,付了老民工酬劳,谢了他,请他回去了。

接手的是村干部,知道是余家的大事,很帮忙,带着方、王二位一户户查寻,最终锁定了一户人家。

余家谱系辈分为:“——良、善、开、科、第、敦、本、世、泽、长——”

村里人说,余三胜的爷爷是“良”字辈,父亲是“善”字辈,三胜是开字辈。只是口说无凭,口耳之间错讹多了,还得找到家谱。

锁定的这户人家,家长是“世”字辈。

村干部介绍,“文革”中清理“四旧”曾来抄家,主人冒着生命危险偷出家谱,藏在阁楼上,不轻易示人。

方、王二位先生进门,亲切地问好,说明来意后,期待着主人的回答。

主人却不回答。一问,二问,终是不开口。不说有,也不说没有。

村干部使眼色,让方、王二位先生先撤,自己留下来做做工作。

方、王二位撤了。

村干部单独做了一番工作,告诉主人,这是余家的大事,你一定要支持。

再去,主人还是不开口。

方、王二位苦口婆心,讲余三胜在京剧史上的贡献,北京如何重视,查清楚了也是余家的光荣,等等。

也不知道听懂了没有,主人仍不回话。

村干部着急,只好又使眼色让两位先生撤。

两位先生又退出去。

三下罗田难道也要空手而返吗?



余叔岩(1890~1943年)

(三)

“史料表明,京剧形成于老生前三杰时期,老生三杰中又以程长庚的徽派和余三胜的汉派影响最大。”这是剧作家周笑先论文中的评价。周先生曾任武汉京剧团团长,乡情或许令他对余三胜有所偏重,那么,大师梅兰芳的评语当是更加客观了。梅先生在他的《舞台生活四十年》里这样写道:“咸、同年间,四大徽班里,著名的老生如程长庚、余三胜两位老先生,就是徽汉二派的开山祖师。”

现在,寻找开山祖师的王俊、方光成二位先生无奈地退出余家,快快地来到公社。县城是回不去了,太远,也没有车,他们得找个地方过夜。村干部留了个话,让两位先生等着,到底有没有家谱他还在打探。寻找余三胜,三下罗田,一步步地走到门口了,胡麻胡麻,还是没有开门。也许东西已经被毁?心中忐忑着,等着。

村干部终于来了。很神秘,凑近方光诚说:“晚上去,你一个人去,如果晚上不出事,就成了。”

这什么意思呢?为什么要方光诚一个人去呢?会出什么事呢?糊涂着,先不管。晚上,方光诚一个人去了。

村干部也去了,与主人对面坐着。从主人闪烁其词地与村干部的对话中,方光诚揣测,主人是害怕把影响搞大了。在这个大山里,来一个生人都是件大事,邻居的眼睛都瞄着。寻找查访走了好几家,家谱到底在哪一家还没有揭盖子。“文革”戴高帽搞斗争的印象还没淡忘,家谱还是不是“四旧”?要不要被批判?都还含混着,没底。乡下人很谨慎。

晚上,坐在堂屋里,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,就是不说家谱。到现在方先生跟我谈起来,也不懂他们是什么意思。再早些就打哈欠了。说不早了,路不好走,就歇这里吧。这是装佯,给邻居们看的,好像来人不是来调查的,是晚了回不去了。这也很奇怪,晚了回不去了,就不是来调查的吗?

好多事情都搞不懂。但方先生听话,就在猪圈和灶屋之间搁了块门板,蜷缩着睡了一夜。

早上起来又看主人脸色,等他说家谱。

主人却说:“该回去过早了吧?”这是请方光诚回公社的意思。

方先生已经无话可说。他性情温和,习惯替他人着想,即使是做学问,探求真相,锲而不舍,也不想把别人逼得太紧。换个人,可能就是另一个做法。《中国戏曲志·湖北卷》是国家重点项目,属于基础性文化建设,中央政府抓的,“上纲上线”现成的。换了霸气一些的干部,拍桌打椅的都有。方先生做不出来,愣了一会儿,还是灰头土脸的走了。

忽然,背后的主人悄悄地追了一句:“我等一下来。”

一句话又燃起了希望。回到公社告诉王俊先生,两人满怀希望地等待着。

太阳老高了,还不见人影。莫不是诓我们的吧?方光诚想。

上午10点多了,王俊先生也急了,也许真的没戏了。

蓦地,门外人影一晃,好像是他,赶紧追出去,果然是的。

说是来了一会儿,没看见干部,不敢进来。

方、王二位殷勤地请他进来,坐下,倒水,眼巴巴地看着他。

他开口了,两个条件:1、写个证明,证明他的贡献;2、复印一份。

方、王一口答应,还主动增加了一条:奖金。

那人终于从怀里掏出一卷东西,展开,黑字:“余氏宗谱”。

王俊手快,一把抓过来——是民国年间印的,7修本第9卷。余三胜的爷爷、父母、兄弟、子女,都有。比想象的更加详细,怎样从汉口到北京,父母分别于何时故世,何时合葬,葬哪里。余三胜和弟弟何时娶妻生子——“开”字辈的余三胜谱名开龙,嘉庆壬戌(1802年)生,同治丙寅(1866年)卒。安葬地点谱上都有记载——“葬直隶天津卫大筒子口”。具体到这个程度,简直难以置信。

按捺着,先不敢向北京方面报告,先得去天津查证。

天津艺研所的同行不清楚,经过一番周折才查找到,说,是的是的,真是有这样一块墓地,在老城外。

“文革”硝烟甫定,禁条封闭的墓地大门尚未打开,残破的封纸还耷拉着。辗转打听又是许多周折,两位先生找到一个老太太,其丈夫生前就是守墓人。没让进去看,但老太太肯定地说,没错,这是一些做买卖的安徽人的义冢地,好多唱戏的都葬在这儿,还有北京的名角儿。早先梅兰芳、马连良他们逢年节会来祭扫查看,还捐钱呢。

全都对上了!家谱上是“笱子口”而不是“稍直口”,应是方言转换时的讹误。

这才正式报告北京。反响强烈,称为重大发现,而余氏家谱也将收入戏曲博物馆,归为文物珍品并成为日后相关研究的材料。

“海底捞针,没想到真的捞着了!”方先生回忆将近三十年前的经历,不胜感慨。

2011年11月,余三胜的图片资料在东湖之畔的美术馆展出,这是配合正在武汉开锣的中国京剧节,展览的题目就叫“湖北与京剧”。

除了罗田的余三胜,展版上还有崇阳的米应先,江夏的谭志道,都是京剧草创之初轰动京师的湖北优伶。北京的朋友看展览,笑道:怪不得咱京剧要说湖广韵,却原来老祖宗都是你们湖北佬啊!

不久,我也去了一趟罗田。

当年方、王三下罗田,没有直达班车。长途汽车颠颠簸簸,要经过鄂州转浠水,由浠水抵达罗田已近傍晚。而现在,车出武汉驶上高速公路,一个多小时就到了。

从罗田城区到七娘山,乘车还要一个多小时,现在属于九资河风景区,抬眼看,起伏连绵满眼是山。主人说,秋天满山都是红叶,美极了。

离开干道,车子拐上“村村通”公路。这是国家投资的惠民工程,水泥路面,不宽,从干道延伸出去,就像筋络似地通向大小一个村落,有的就到了家门口,开着拖拉机和农用

车“突突突”出入的村民很方便。只是错车要小心,路窄,弯多,容易出事。

余氏老宅更偏,不通车,要爬一段土路。

老宅已经垮塌,颓朽的门内蓬生着杂乱的荒草,砖木堆中有一根稍粗的梁柱,两头都烂了,只依稀残留着斑驳的红漆,想象当年或许还有些气派。有人说,这是余三胜成名后捐钱回来修的,有人说这不是老宅,是祠堂。

主人把我们带入一个人家,说也姓余,是“本”字辈的。

在堂屋里坐下,听这位“本”字辈老人介绍,余三胜家贫,跑出去唱戏,入戏班。他聪明,经常能“顶角”。一次在杨姓财主家唱,他先顶皇姑,后顶黄梅逃荒的大姐。换装来不及,唱皇姑时手上戴的戒指没有摘下来。杨财主发火,逃荒的还戴戒指呀?于是殴打余三胜,戏钱也不给,把戏班子赶走了。这事听上去是借题发挥,借故赖戏钱。可是班主不这么想,迁怒于余三胜,将余逐出。老人说,余三胜就这样去了北京。

老人已88岁,脸型略长,隆鼻,大眼。天津泥人张捏塑的余三胜造像,还有余叔岩的写真,都有点像这个样子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都是七娘山余氏血脉,相似是可能的。

老人还说到余三胜带钱回来托本家修祖坟。本家私心,挪用了自家买地,只给老祖宗修了一块小牌子。方言土音重,有些段落我听不懂。听不懂就跑神,留意起方言土音里好多字的读法:

“说”,不是“shuō”,而是“shuǐ”,近似“甩”;

“余”,不是“yú”,而是“rú”,近似“如”;

“胜”不是“shèng”,而是“shèn”,近似“渗”,等等,不一而足。

耳熟,活像京剧的韵白。不知余三胜是不是把方言土音也带到了北京,带进了京剧。